



令人感动的一本书
心が揺れた一冊

目

本

当

代

暢

銷

文

庫

片山恭一 著
林少华 译

最后开的花

青島出版社 |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片山恭一 著
林少华 译

最后开的花

社会

越来越荒凉，

我们的灵魂

愈来愈空虚，

爱

这一最可宝贵的水土

正在迅速流失……

青岛出版社 |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后开的花 / (日) 片山恭一著; 林少华译. —青
岛: 青岛出版社, 2006. 8
ISBN 7-5436-3812-6

I. 最... II. ①片... ②林... III. 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0374 号

©2005 by KAWASAKI Manam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SHOGAKUKAN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本作品由青岛出版社通过上海碧日咨询事业有限公司与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签订翻译出版合约出版发行。

境外图书版权引进登记号: 图字 15—2006—56 号

书 名 最后开的花
著 者 (日) 片山恭一
译 者 林少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85814611 -8664 传真 (0532) 85814750
责任编辑 郭东明 杨成舜
装帧设计 申 尧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880mm×1230mm)
印 张 8.2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7-5436-3812-6
定 价 19.8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 8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处调换。

电话 (0532) 85814611—8628

珍惜“最后开的花”

(译序)

林少华

文学的使命，一是直面现实，二是拯救现实。拯救现实，就是要找回现实中流失的东西。无须说，作为现实，我们生活的物质版图正急剧扩张。你可以坐德国的车、嚼美国的牛排、吃巴西的水果。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哈啰”一声随时打电话给布什父子。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心灵疆土却越来越瘠薄，越来越萎缩，以致除了自己几乎养不了也装不下第二个人。换言之，爱这一最可宝贵的水土正在迅速流失。相比之下，不少中国作家似乎更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而日本当代作家片山恭一宁愿致力于填补水土流失造成的空缺，致力于对现实的拯救——呼唤爱，呼唤善，呼唤悲悯。

他的那部《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无疑是这方面一个璀璨的结晶，和同名电影一起在日本创造了销量奇迹和票房神话。但片山恭一并未就此止步，而把在《呼唤爱》中意犹未尽的部分不断扩衍和深化，终于在去年推出又一部力作《最后开的花》。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已不再是《呼唤爱》中的毛头小子，而

是一家证券公司年富力强的基金经理，一个天天同钱打交道的股市操盘手。而且是出类拔萃的高手，以丰富的经验和准确的判断在波谲云诡的股市上赚得钵盈盆满，深得公司的器重。他自己也得到了构成世俗享乐的所有要素：高档公寓、高档家具、高档西装，出入高档餐馆酒吧，连离婚后结识的女友也是高档白领。这期间他偶然见到了十几年未见的大学女同学由希。由希身患先天性心脏病。重逢之初还能生活自理，也能和永江一起外出旅行。但病情的发展从未停止，绝无好转的可能。五年后，由希几乎卧床不起，甚至住院抢救，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然而就在此时，永江断然做出一个决定：辞去基金经理工作，断绝同女友的往来，即刻同由希结婚，陪她走完所剩无多的生命旅程……

这里有两个背景值得注意。一个是永江同波佐间的交往。波佐间同为永江的大学同学，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他为了生男孩儿继承这家由祖父创办的公司老总的职位而采取了胚胎基因诊断方法，不料生下来的男孩儿却有先天性情感缺陷。波佐间因此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决心跳崖自杀。永江随后进山寻找。永江在同波佐间交往的过程中、尤其在山中相遇后，两人对“9·11”事件后的世界形势和金融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如认为“和平”时下已沦为美国军事机器生产的“商品”，沦为“极其注重实利且浑身血污的东西”；认为“所谓全球化，无非是力图在货币这一超宗教之下对世界进行重组的运动”；认为与胚胎移植相关的

基因工程已成为股票投资商们趋之若鹜的“实质上把人商品化”的商业活动。这一背景充满张力，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另一背景则是永江对自己同由希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的往事回忆。静静的夕晖，柔柔的晚风，轻轻的话语，伴随着淡淡的哀愁、绵绵的情思，时间在其间缓缓地流逝。

不难看出，正是这可谓一硬一软的两个背景使得主人公异乎寻常的纯爱有了质感，有了说服力。一个让主人公痛感灵魂的操守和生命的尊严正在遭受“世界的劫掠”；一个让他觉得只有由希、只有同由希的关系才能使自己避开“世界的劫掠”，使灵魂得到净化和救赎。从中，我们既看到了纯爱的依据，又看到了纯爱的价值和力量。

作者在小说出版不久对记者说：“由于物质和信息的介入，我们已无法真切地感受他者。他者完全成了景物、成了符号，于是社会变得一片荒凉”（《每日新闻》2005年7月17日）。为了让荒凉的社会和心灵的地表恢复植被，唯一的办法就是播散爱的种子。爱——近乎宗教感情的悲悯、对于他者设身处地的体察和不计功利的关怀，只有这种纯爱、博爱之情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免于沦为不毛之地，使我们的灵魂不失贞操并得到超度。换言之，爱乃是人世间最后开的花。除了它，还有什么更值得我们珍惜的呢？

二零零六年元月六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瑞雪初霁满目银辉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1
第三章	127
第四章	191

第一章

人行道上，化妆化得富于挑逗性的女郎们身旁聚着身穿颜色发黑服装的男子。无论男女，全都无所事事，只是愣愣站着。女郎们大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不时擦肩而过的不知什么国籍的男子们用我听不明白的外国语交谈着。这座城市里莫名其妙的语言也多起来了——正这么想着，转而察觉他们口中说的竟是日语。

星期五的夜晚。和几个同事在公司附近的餐馆喝完啤酒，又坐出租车一起赶到六本木的酒吧。年轻的同事一杯接一杯喝着度数高的杜松子酒和苏格兰威士忌，简直像要把一星期来的心理压力用酒精冲个一干二净。醉得一塌糊涂的一个喝的过程中起身吐了一次。见他折回时脸色苍白，我为他要了一杯葡萄柚汁。他一口气喝干，紧接着要了一杯戈登。喂喂……看来他已打定主意：哪怕多少让肝脏纤维化，今晚也要一醉方休。见他第二次跑进卫生间之后，手机响了。

十二点都过了，街上也还是人如潮涌。泡沫经济破灭后冷清一段时间的这座城市，近几年又恢复了活力。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公司接待性活动减少，孩子们涌上成年人的街头。一个染发的年轻男子盘腿坐在人行道上，一边弹着吉他一边胡乱

唱着什么。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蹲在大楼背后打手机。走过一个用萨克斯管吹奏《怀念乔治亚》(Georgia on my Mind)的蓄胡男子身旁,沿狭窄的小路往右一拐,来到人少些的地段。这一带人也好路也好都格外脏兮兮的。暖烘烘的风吹来,路上扔的纸屑随风起舞。

走上大路拦出租车。大概失火了,路面有警车和消防车的云梯,通往涩谷的路车来人往混乱不堪,很难拦住出租车。于是分开人墙,往稍离开些的地方走去。看热闹的人一齐往高楼顶上仰望。看情形好像有人要跳楼自杀,混乱由此而来。围观的人像看烟花一般,或骂骂咧咧或大声起哄,七嘴八舌喋喋不休。顺他们的视线不经意地看去,原来楼顶边缘站一个身穿泛白衣服的男子。

走了一段路,好歹拦住一辆出租车钻了进去。车内一股烟味儿。告以目的地,闭上眼睛,忽然有点儿想吐。为了冲淡呕感,我让意识集中在由希的身体状况上面。打来电话的是她的母亲,说是从医院打的,随即简单讲了女儿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位平时蛮刚强的母亲最后竟呜咽起来。

“消防车出动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失火?”

“像是跳楼自杀。”我懒懒地回答。

“跳下去了?”

“不,还没有。”

“是吗。”

交谈中断片刻。我一边怅然注视车窗外流动的街头景致,

一边思忖刚才那个志愿自杀的人。那个人怎么样了？那般众目睽睽之下，说不定反倒跳不成了。下面围观人的起哄声仍执拗地留在耳底。

“人多大年纪？”司机再次问。

“脸没看清。”

“男的，是吧？”

“公司职员模样。”

“说不定被裁员裁掉了。”

“也可能醉醺醺懒得拦出租车了。”

司机没笑，我也无意逗他笑，只希望他闭上嘴开车。但不知是有意还是迟钝，他不想闭嘴。

“干这个之前，我是管裁员的。”他径自说起这个来，“在建筑公司人事部来着。”

我没有搭腔，把司机话当耳旁风。他以从容不迫的语气继续说下去。说泡沫经济破灭后，公司的订单当即一落千丈。结算情况不妙，连日开会，决定以多给退职金为条件征集二百名左右退职志愿者。他的任务是负责说服不愿退职的人。

“我列举数字说明严峻的现状，没使用辞退这一字眼，只说请求配合，或希望为年轻人着想等等。都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心里不好受啊！”

我很厌烦司机的饶舌。对素不相识的客人说这个，到底什么用心？是想引起对方的共鸣，还是打算进行精神赎罪呢？看计程表旁边贴的名片式照片，估计年纪在五十五上下。

“当时使用的设想问答集的最后一项是：那么你是什么打算呢？”说到这里，他催促似的看着后视镜。

“回答呢？”我随便问了一句。

“走也地狱，留也地狱。”

我差点儿笑出。

“有道理。”我没有笑。

“但实际上没有人这么问。”司机以深有所感的语气继续道，“我是幸运的，因为大家尽管很不好受，但最后都予以配合了。这样，在没有发生什么争吵的情况下，两年左右就凑足了所需要的退職志愿者。”

车在六本木大街行驶。

“可是在完成目标舒一口气的同时，我觉得自己心里好像开了个空洞。”看来他非要把话说完不可，“设想问答集的那句提问就像打往心口窝的重拳躲闪不开——‘那么，你是什么打算呢？’”

“辞职了？”

“嗯，辞职干起了这个。”

大概总算满足了，司机安静下来。我闭目合眼，任车摇晃自己。我什么也不想，唯愿这么睡过去。

“去正门吗？”

问得我睁开眼睛，以大梦初醒的感觉环视四周。我一边从夹克内侧的口袋掏钱夹一边说：

“去夜间门诊那边。”

司机伸手拿过停车票后，拦车杆提了起来。

“这个时间还探病？”司机找回零钱，恍然大悟似的问了一句。

由希身上似乎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事情。晚上十一点左右，她在自己房间床上睡着了。虽说一天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床上过，但也还有起床有就寝的。她尽可能中规中矩地保持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睡着大约一个小时后，强烈的胸痛使她醒了过来，向睡在隔壁的母亲求救，父母起来时她已陷入呼吸困难之中。父亲叫救护车时间里，嘴唇四周出现了青斑。拉到医院后马上输氧确保呼吸。但呼吸困难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意识障碍，处于危险状态。于是紧急往鼻腔插入气管，用人工呼吸机帮助呼吸，得以暂且脱离危险。

由希的父亲原封不动转达医生的说明。父母都很疲劳和憔悴，但因为事态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预料，看上去没有过于惊慌失措。

“能会面吗？”我问。

“求求看。”父亲说，“估计睡着了。”

我们跟着护士走进集中诊疗室。一排有几个用布帘隔开的房间，其中一个躺着由希。床边围着很多器械，几乎所有器械都伸出透明的或分色的软管连着她的身体。监控心跳次数的显示屏发出电子声。也有泵类刺耳的声响。此外还有不知从哪里发

出的“嗞嗞”声。我摸了摸她放在床上的手。凉凉的，肤色也不好。碰了碰指甲，但没有反应。我站在床边，持续望着闭目合眼的由希。一会儿，护士返回，催我们离开集中诊疗室。

坐在长椅一端的父亲呆呆望着漆布地板。母亲躺在沙发上闭起眼睛。感觉上两人小了不少。去卫生间洗手时随意看了一眼镜子里自己的脸。我比由希的父母憔悴得多，胡子拉碴的，眼圈多少陷了下去。由于没洗澡，头发油腻腻的。而且睡眠不足弄得脸色不好，由于饮酒过度，唯独双颊不自然地发红。若是韦思^①，很可能以这张脸为模特画一幅杰作。

看表，快后半夜两点了。我在自动售货机里买了纸杯装的咖啡，坐在休息室长椅上喝着。我回想和由希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上个星期六。

那天较晚的时候，我去了她位于柿木坂的家。被留下吃晚饭，连同她父母一起围在桌旁。多少喝了点酒，快到八点还在由希房间里磨磨蹭蹭。房间面对南面的庭院。房子相当旧，但窗是铝合金的。放着小书架，形成她单独使用的小图书室。大多是诗集、随笔集、游记类的书。最下面一格摆着几本大号影集，差不多全是以自然为对象的风景照。书架旁边放着她上小学时开始用的旧书桌。我就坐在桌前椅子上。

“近来做了个梦。”她忽然想起似的说，“梦见你永江了。”

“怕是好梦。”

“地点弄不大清，大约是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角落，也就那样

^① Andrew Wyeth(1917 -)，美国画家。

的地方。好像有个水池或喷水池什么的。你拿一条芦苇样的植物出现在那里，问我那叫什么名字，我说叫物种起源。”

我不由得笑了。

“何苦出来达尔文呢？”

“不知道。不过梦留下很深印象。”

“下次出现时，拿个地道些的东西。”

说梦到此为止。我从书架里拿起一本诗集，目光落在随手翻开的一页的诗句上面：

漫长岁月里我和你朝夕相伴
而今我们即将各自扬帆
为了重逢的那一天

正要往下看，由希唐突地抛出话题：

“高中古文课学过《枕草子》吧？”

我从打开的书页抬起头。

“现在还时不时想起菊花移香那一段。”

“讲的什么？”我合上书问。

“旧历九月九日是菊花节吧，在那前一天夜里把棉布盖在菊花上面沾得夜露，再用移有菊花香的棉布擦身——好像有这么一种风习。”

“《枕草子》是平安朝^①的吧？”

① 亦称“平安时代”，公元8世纪开始历时约400年。